

海濱寄簡

連士升著

二集



二集 簡寄濱海

著 升 士 連

版出司公限有社刷印洋南

月四年〇六九一

自序

故鄉有個俗語：『做木怕做櫟，讀書怕寫信。』木匠是否怕做櫟，我可不知道；就我們一般讀過多年書的朋友們而論，大多數都怕寫信，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我想大家怕寫信的原因，可歸納爲幾種：

第一，離別的時間太短，沒有什麼話可說；離別的時間太長，可說的話實在太多，不知道從何處說起。水滸傳裏的強人，於久別重逢的時候，開頭總要說幾句：『自從某處別後，……』接着，把多年的經過，作個簡明扼要的敘述，最後，才把目前的遭遇，來個坦白。我覺得那些對話，篇篇都是很好的信札，爲的是它們能够把個人的生活的輪廓，用最經濟的文字表達給朋友聽，並且博得對方的同情。

第二，中國歷代的文字獄，實在使一般讀書人嚇得屁滾尿流。爲着寫信，執筆的時候，感情不易控制，所以對那些不滿現狀的事情，大發牢騷。其實，所謂牢騷，等於橫阻在喉嚨的骨梗，一經吐出，本人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，可是這種信札一落到別有居心的人的手裏，他很可能用深文周納的方法，組織成一個天大的罪名，然後把各種各式的帽子套上，輕則坐

監，重則喪命。因此，從前比較小心的人，多數都是莫談國事，而信札的尾巴，多數要寫些『筆短言長，書不盡意』等套語。

第三，一個人的感情是隨環境的動盪而時常變遷的，只因變遷得厲害，往往會前言不對後語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口頭說說還沒有什麼，假如用信札來表達，那麼白紙寫黑字，有書爲證，要怎樣洗雪也毫無辦法。例如男女之間的情書，在當初恩恩愛愛，卿卿我我的時期，說的是一套；到了反目之後，說的又是一套。假如雙方少寫情書，事後豈不是會省却許多煩惱和困擾？

雖然如此，寫信還是表情達意最好的工具，所以歷代文人總有幾篇很出名的信札。例如韓愈三上宰相書，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，孫中山上李鴻章書……每一封信，等於一篇博大精深的政治論文。但是，論文是公開的，信札是秘密的，只因信札是秘密的，所以收信的人便非常重視，進一步會發生積極的作用。

你瞧，曠古詩人李太白，當他寫信給韓荊州的時候，他開頭便說：『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，「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。」』你想韓荊州收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會不會感激涕零，盡力替他推薦，爲他奔走？

我常覺得，一個人在社會上做事，一半靠自己的技能知識，一半靠朋友的指導幫忙。在

朋友往來中，寫信是免不了的一個手段。尤其那些從事政治活動的人，更需要消息靈通，聯絡密切。在這當兒，寫信可算是他們日常的課題。從會國藩到孫中山，從列寧到尼赫魯，他們不知道寫過多少封信。不然，這將使黨的組織和宣傳大受影響。

據說，美國總統每天至少要寫一兩百封信，雖然那些例行公事的信件，多數是由總統的私人秘書執筆，不過，光是校閱和簽字已經够他傷腦筋。

除討論問題的信札外，普通往來的信，當以簡鍊為主。在過去，中國最注重八行書，這是說，每封信僅寫八行，除稱呼和套語外，真正要說的話，不過三言兩語。年青的時候，我覺得這種寫法，未免太過簡略，後來看外國文人寫信，多數都是那麼短小精悍，覺得這倒是很有道理。

順便說個故事。

從前我有一個朋友，他的家裏很窮，到了十二三歲，他就給人家做學徒。他愛好讀書，可是老板不許他看書，只准他看尺牘。好學成性的他，就把秋水軒、雪鴻軒、小倉山房等尺牘拿來細心研究，每篇讀到滾瓜爛熟。後來他有機會進了中學、大學，在寫作方面，老是得到師友的器重，現在已成爲英國最著名的一間大學的中文教授了。

讀者如要問，看什麼尺牘最好？我認爲『經史百家雜鈔』裏的書牘的部分，是個打基礎

的好書。此外，各大名家的文集裏，多數都收集一些書札，可供參考。他如尼赫魯的『舊信一束』，拿破崙的情書、世界著名書信選集……等，都值得一看。

我是個喜歡看信，而又最懶得寫信的人，爲着這種壞習慣，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朋友。我怎麼也想不到，像我這麼懶得動筆的人，居然寫了一部『海濱寄簡』之後，又來個續集，難怪有個朋友說：『你每星期寫了一封長信，爲什麼還說懶得寫信？』

今天日暖風和。我在海濱看看水，望望天，在水天相接的地方，到處有我的新交舊識，心裏覺得特別興奮。想起寫信多少會增進朋友們的溫暖的人情味，所以我決定在本書出版之後，把『海濱寄簡』繼續寫下去。

連士升

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

海濱寄簡二集目錄

自序

.....

一

海濱寄簡（一至四十八篇）

.....

一

後記

.....

一九一

××：

幾個月沒有見面，心裏無時不思念你。蒙你先後寄來兩封信，惠贈一本『布倫德·莎樂蒂傳』，謝謝！我本來應該提前寫回信，可是整天在呆想，不肯動筆，積習如此，這又有什麼辦法？

日前蒙S教授賜宴，我得有機會跟你詳談，把幾個月來想說而沒有說的話，像滂沱的大雨那樣，一下子傾瀉得精光，真是痛快！

那天談話的時候，我覺得你容光煥發，精神充沛，慰甚！

老實說，像我們這班賣腦汁、賣心血的朋友們，跟普通賣力氣的碼頭工友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我們的最寶貴的財產就是健康。有了健康，然後才能够埋頭苦幹，而大學問、大事業都從千錘百鍊中得來。不然，健康欠佳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那怕芝麻大的事情，也難免能說不能行。

自從上月報紙宣佈C女士的新著賣到一大筆版稅後，馬來亞社會各階層曾引為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。有一天，我和她在一起吃飯談天，她說馬來亞的人對於金錢這麼有興趣，無怪

文章寫不好。這真是一語破的。

我常覺得，赤道邊緣的城市，它的氣候的炎熱，還有辦法可解決，只有銅臭的氣味這麼濃厚，簡直會使人作三日嘔。

但是，年青的一代却不同了。這兒的青年既富有熱情，又肯努力向上。明知這種作風跟一般社會格格不入，不過他們仍一往無前地跟環境奮鬥。光是這種精神和魄力，就使人相信他們的前途是如花似錦，大有作爲。

舉一個例。最近南大學生接二連三地出了好幾種刊物。雖然稿件的來源包括了老師和社會人士，但實際的編輯和出版的任務却由他們一手幹起來。據我知道，他們並不是有錢的子弟，但他們有的是熱誠，有的是辦法，所以在一般過分隨遇而安的中年人認爲毫無辦法的事情，他們却幹得多采多姿，有聲有色。

蒙他們的好意，最近送我一本新書『夏天的街』。外型採取書籍的形式，內容却是一本雜誌。在目錄上，論文、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雜文，分門別類，在排版上，彼此却錯綜複雜地互相穿插，這種作風倒是相當新鮮別緻。

就我個人的讀後感而論。李延輝的『我的文學老師』寫得相當利落乾淨。普通人以爲寫文章必須裝腔作勢，故意寫得彎彎曲曲，扭扭捏捏，那是大錯特錯。須知好文字應該明白如

話，用筆談代替口談，雖然字裏行間盡可加些幽默的筆調。但是，幽默須出於自然，一點也不能矯揉造作，不然，生吞活剝地亂搞一場，那只會損害文字的美，不能增加文章的效果。

龍榆生的『談談詞的藝術特徵』，是個大塊文章。他教讀者『仍得向它的聲律上體會，得向各個不同的曲調的結構上去體會』，這實在是很有見地。姚姬傳論文，特地標出陽剛與陰柔。前者是豪放，後者是婉約；前者指氣魄，後者指風韻。此中關鍵，全在聲律和曲調上做功夫，積聚既久，自能達到豁然貫通的樂趣。

趙心的『苗秀論』，倒給當地作家出出氣。曹丕曾說：『常人多貴古而賤今』，越古越遠的東西越受尊重，越新越近的人物越不吃香。苗秀是當地有數的作家之一，他做過記者，也教過書，只因和大家太熟悉了，反而被人忘記。趙心特地從苗秀的作品中，分析他的風格和態度，詳徵博引，好像一位謹嚴的法官。他指出：『作家對於題材並不是有聞必錄，他要有所抉擇。』這句話是任何作家應守的規矩準繩。因為題材有的是，只有在選擇的角度上，才可顯出作家的手法的高低。

幾年沒見苗芒，他的散文竟寫得這麼成熟老練了。像『美麗疏河日夜流』的文字，不但南洋少見，就是國內名作家也不見得比他好了多少。

威北華的散文、劍庸的雜文、駱賓岩的譯文、抗抗和鍾祺的詩都有相當分量，而且會打

動讀者的心弦。其他文字，也各有千秋，恕我不一一贅述了。

現在我有一個月的例假，我在琴韻濤聲交織的環境中，一氣讀完這本雜誌，實在再寫意不過。對於文學，我是門外漢，說得不對的地方，望來信多多指教！此請

著安！

子雲（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）

× × ×

接七月十一日信，知道你對於健康非常注意，慰甚！你說，現在你每天早上鍛鍊十五分鐘，下午鍛鍊一小時，因為體力足，所以工作效率提高，並且能持久。

對於我，這的確是個好消息。

在科舉時代，文人和武人分別得一清二楚。文人長得文縐縐，弱不禁風，整天與藥爐病榻結不了緣。武人長得魁梧奇偉，力能扛鼎，聲如洪鐘。偶爾有些文人看了幾部兵書，懂得帶兵，他便被人稱為『儒將』。同樣的，偶爾有些武人能够寫幾個斗大的方塊字，或者哼了幾句打油詩，他便被人稱為文武全材。從一般情形看來，在科舉時代，文或武偏枯的畸形的發展，社會多是熟視無睹。

自新式學校成立後，它就有體育一門功課。不幸一般辦學的人，深中科舉時代的毒，不懂得普遍鍛鍊全體學生的體魄，僅選擇一些運動員來做學校的『活動廣告』；運動員求名心切，運動過度，上課時沒有心情聽講，一到晚上，更是筋疲力盡，不想用功了。學校為維持『活動廣告』的地位，學費可以商量，分數也可以商量。結果，這些新式的運動員却成為舊

式的武夫。有的甚至精神糟踐得厲害，未老先衰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新時代則不然。新時代的人應該體育和智育並重。像每個人天天要飲食一樣，他也天天需要鍛鍊體魄，充實學問，無論男女老幼都應該如此，誰也不能例外。

現在有人提出『爲社會服務五十年』的口號，對於青年，這正是一服強心劑。在從前文或武偏枯的畸形發展的時代，許多好學深思的青年，都吃了不健康的虧。就我個人而論，大學剛畢業那年，就患慢性的腸胃病，輾轉藥爐病榻二年，體重減輕到九十磅。前年到印度跑了一趟，回來後就患嚴重的黃疸病，接着，又患糖尿病，前後共花了二年工夫，才恢復健康。

回顧半生，一共患了三次大病，牽涉到腸、胃、肝、膽、脾等機能。幸虧我的恢復健康的觀念特別強，不然，早就給病魔戰勝，跑到鬼門關去報到了。

在新加坡的友人中，有三位的一年齡都在七十五歲左右。他們一點也沒有露出老態龍鍾的樣子。其中一位照常教書作文，一天到晚毫無倦容；一位交遊很廣，在公共場合裏能够高談闊論，一氣長談兩三個鐘頭也毫無關係；一位是富商，頭髮黝黑，外表好像三四十歲的人，現在還能够照常游泳、打網球。

我細心研究他們的壽而康的原因，得到下列的結論：

第一、每天必須運動。無論散步也好，打球也好，游泳也好，甚至種花養魚也無不可，每天至少要在戶外鍛鍊一小時以上。在鍛鍊時間，如能注意深呼吸，把肺部或丹田弄得很健全，讓血液循環得很快脆，這樣一來，神經系消化系都是無懈可擊，新陳代謝，保持適當的程序，身體當然會健康，精力當然很充沛。

第二、飲食須特別注意。過去一般中國人以飯量大自豪，現在我們須改變這觀念，多食不如少食，至少不要吃得過飽，免得腸、胃、肝、膽等機能的負擔太重。此外，過去我們所指的飯量，主要的是指米麵；現在我們的食物當以菜蔬、水菓、魚類為主體，以米、麵、肉類爲輔，多得營養料，減輕消化系的負擔，這才是保健的辦法。

第三、保持曠達的胸襟。世間不如意的事情很多，人和人的矛盾，國和國的衝突，在在使人煩惱。現在你們這班新青年，思想正確，大公無私，把人和人的矛盾，減低到零度，但國際風雲的變化莫測，有時也會使你們關心到廢寢忘食。在這當兒，你們應該養成中國的道家，尤其莊子、陶淵明的達觀的態度，不但把個人的窮通利達看透，而且把國際問題也作如是觀。不要吹毛求疵，專門找尋人家的錯誤，應該積極地研究補救的方法。只有這樣，你才會坦蕩蕩地按照固定的計劃進行，不至爲着小事情而感覺煩惱了。

照目前的生活狀況和工作的情緒，自信爲社會服務的時間應該相當長。英國大學者大文

豪羅素，現在已經達到八十六歲高齡，他仍下筆有神，健步如飛，你能够從他的表現上找出衰老的象徵嗎？此祝康健！

子雲（一九五八年七月卅日）

× × :

日前L教授從倫敦來，把你所贈的一條領帶而交給我。遠在迢迢萬里外的朋友，不但沒有把我忘記，而且還送我這麼一條又漂亮、又大方的領帶，這怎麼不使人覺得溫暖的人情味的可貴呢！

屈指算來，我已經有九年工夫沒有和你們見面了。九年前的今天，我旅居倫敦的時候，蒙你們倆熱誠招待，友情鄉誼，使我不覺作客他鄉的苦惱。

可是一別之後，除偶爾給你們寄賀年片外，信也沒有多寫一封，疏懶的罪名固然沒有法子洗雪，但是，朋友，請你們相信我的確時常掛念着你們。

從事實際活動的人，往往要我們忘記過去，僅聚精會神地一味往前幹。但是，我是個幻想多于實際活動的人，許多事情，我早就想到，可是當人家已經幹完，享受勞動的果實的時候，我還停留在幻想的階段。幸虧社會上像我這麼喜歡幻想的人並不多，不然，一切計劃都胎死腹中，社會上一點也不進步了。

我們結交已經三十年，請你恕我說句老實話，旅食京華的十年，該算是我們最幸福的日

子罷。有人問我說，北京可愛的地方在那兒，這句話可把我問倒了。像初學寫作的人那樣，材料太少，沒法子發揮；材料太多，又不知道從何說起。北京可愛的地方實在多，一氣說不上來。要勉強作客觀的分析，我覺得北京得力於氣候、歷史、山水、人情。歐洲許多名城，倫敦天氣太壞，瑞士歷史太短，羅馬山水平淡，巴黎人情浮躁。要兼收並蓄各大名城的優點，真是談何容易。北京兼備這些優點，無怪足跡踏遍天涯海角的人，多異口同聲地要喊了「聲『好！』」

談到北京，你們倆的回憶，恐怕比較一般人更爲深刻。那時，你們正沉溺於甜蜜的愛河中，未名湖畔的絲絲的楊柳，溜冰場上的旖旎風光，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西山的景色，你們固然盡情享受；常三飯館的伊府麵、紅燒蝦，成府一帶的小攤所賣的良鄉栗子、亞梨、葡萄、凍柿子、蓮花白，無一不使人留戀。這些東西，又好又便宜，尤其凍柿子，這恐怕任何牛奶公司所出產的冰淇淋，都沒法子比得上，至少我是這麼想。

自我到新加坡後，一下子就過了十二年。這十二年間，新加坡的進步實在驚人。在教育上，這兒有兩間相當像樣的大學，而中小學的普遍，可以說是口皆碑。在交通上，這兒的海、陸、空旅行都十分便利。最凸出的是公路天天在延長、擴大、改進中，坐在新式的流線型的有冷氣設備的汽車裏，從新加坡一直往檳城跑，五百多英里的路程，朝發夕至。在住宅